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二號

據民國葉覺邁修陳伯陶纂影印
民國十年鉛印本

廣東省

東莞縣志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11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東莞縣志

全五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辦。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時，在政府的法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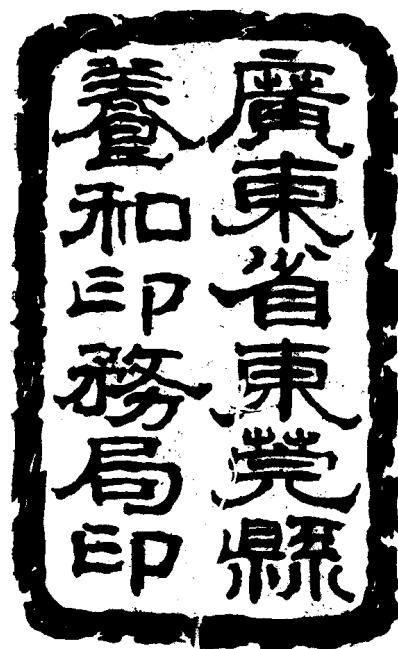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八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宣統辛亥重修

東莞縣志

陳伯陶書端



序

東莞之有志也自邑人陳月橋

庚

始月橋宋鄉進士入元不仕懼舊

聞放失乃因縣尹郭居仁

應木

之請而創爲之者也明永樂初莊克

敬

恭

復行續修記載稍略正統間陳琴軒

璉

致仕歸因蒐諸遺佚萃

而成編會遭兵革未及梓行至天順甲申盧仲和

祥

得琴軒舊稿增

訂之始鋟諸木自是劉簡庵

存業

謝諭卿

邦信

張荊公

二果

及國

朝李白川

作楫

鄧蓼園

廷詰

皆有重修之舉雖官爲提倡而操觚者

實邑薦紳文士故書成無異辭嘉慶丁巳邑令彭英堂

人傑

再修聘

江西黃石農吏部

時沛

爲總纂黃君本歐陽子修唐書事增文省之

例多所刊削板出邑人士不謂然乃撫其遺落爲續志二冊請署令

范敬亭

文安

劖劂並行迄今百二十餘年矣中間鄧樸庵

道

何梅士

仁山

鄧蓮裳

蓉鏡

曾爲增輯俱未成書稿藏於家世不之見也宣統

改元

余

自江寧乞養旋里邑人陳恭甫

官桃

以修志請

余

諾之而未

有暇也辛亥國變

余

竄伏海濱之九龍謝絕人事乙卯春邑人葉湘

南

覺適

援月橋例復申前請謂欸從沙田公產出無應縣尹聘受粟

肉之嫌且任徵同志遷局九龍俾省應酬而專著述

余

辭不獲因取

前志讀之知體例猶未盡善乃博行採訪詳加徵引仿阮文達廣東

通志及近代南番諸志例重爲纂輯閱六載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

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餘萬言因記其緣起爲之序至創修大意別

詳凡例中茲不贅云時任分纂者編修成都遺缺知府尹翔墀

慶舉

未幾卒總其成者惟

余

一人其任分緝者舉人大批河南知縣黃薌

池

瀚華

廩貢生鍾碧峯

蕒華

生員徐鐵儔

汝鏐

生員陳少萊

節超

生

員蘇選樓

澤東

國學生陳蓮伯

謙

繪圖者黃耆封

安之

皆邑人例得

并書辛酉孟陬邑人陳伯陶謹序

凡例

一修志之議發自宣統初乙卯開局後邑人斷斷以斷代爲史請余謂志與史不同無斷代之例然衆論所當從也故茲編纂輯至宣統三年七月止

一彭志例言稱明代諸本不可得見 國朝郭周二志繁蕪已甚訛闕仍多今爲重訂存原本者僅十之一蓋意主簡淨也然鄉土紀述與作史不同雖或稍濫要當過而存之武功康志朝邑韓志以高簡得名世或譏其不近人情無裨文獻誠爲篤論茲求得盧志殘本張志舊本及圖書集成所引廣州府志內記東莞事大都取之明以前書茲編悉行采錄 國朝郭志則李白川等修惜未之見周志則鄧蓼園等修整飭詳瞻不至如彭所云故援引獨多凡彭志范志本之周者則注周志於下方從所先也

一鄧樸庵志稿求其家不獲然阮文達修通志時樸庵預其役凡阮

書稱東莞草志即樸庵本也何梅士志稿則因同治間修廣州府志輯呈書局鄧蓮裳志稿則光緒末致仕後爲之故彭志以後百餘年間事茲編即用爲底本

一通志府志在彭志前者彭多所遺漏即阮通志戴府志在彭志後其所紀嘉慶以前事每比彭加詳至廣東各府縣志有關邑事者他省通志有載邑中人物治績者彭偶有徵引遺脫尙多茲編悉爲采摭冀臻完備

一邑事散見於史子集部中舊志多不深考間有徵引亦不明注所出茲編廣爲撫拾並依阮通志例注其書名其有差錯者則加按語考訂之

一近事固須采訪然元明以來邑中舊聞多見鄉先達著述中至碑碣石刻尤堪引證茲之采訪徧涉鄉村時逾三載著述則借其原書石刻則求其拓本凡前志未備者藉爲補入所獲甚多

一志以圖爲重故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宋王中行有廣州圖經今不可見阮通志圖則道士李明徹繪近代南番志圖則鄒特夫高足羅海田照滄繪並爲世所稱邑舊志圖於開方測算未明其法甚爲疏略羅君近充陸軍測量局教習當道以虎門要塞令率諸學生測繪並成縣境全圖凡四十一幅余向羅君假得屬黃耆封縮爲之耆封受業於羅君者也其餘城內外諸圖則耆封自行測繪比諸舊志粲然可觀矣

一沿革本諸史志及前代疆域圖記等書然必兼載鄰縣分合始明舊志徵引未全殊嫌簡略茲詳爲考據使閱者瞭然

一輿地略分疆域坊都星野氣候山川風俗方言物產八門其疆域則從實測坊都則從調查山川則務詳其脈絡風俗則兼考乎近今方言一門舊志所無則仿溫慕柳仲和嘉應州志創爲之以見吾邑土音有合於古物產一門彭志祇錄其瑰異者茲仍本張志

周志例備載其名並依戴府志及南番諸志例兼詳故實庶將來有所稽考以爲樹藝畜牧之資

一建置略分城池寨臺解署學宮壇廟祠倉廩驛鋪橋渡墟市堤渠十門嘉慶後海氛不靖夷禍相尋虎門爲省會咽喉佈防尤亟故寨臺特詳逮光緒之季學堂興而黉舍廢鐵路設而驛站裁故以學堂附學宮後鐵路附驛鋪後以著變通之自至外人傳教立有教堂被髮禮亡爭桑釁起此事變之大不可不紀者以其亦神道設教因摘采其略附諸壇廟祠之後非謂宜崇拜之也

一經政略分戶口田賦雜稅祿餉鹽法典禮學制兵防八門自明迄今邑中戶口約增十倍而田不加多所幸虎門內外沙漲成田少資民食耳然稅餉日增負擔日重合三者觀之足見吾邑困難若夫鹽法則場撤埠存而又有引額攤入丁糧之累兵防則備多費鉅而時切外人蹂躪臺寨之虞桑海變遷華夷錯愕蓋今非昔比

矣及變法議起新學繁興典禮則視爲具文學制則竟成陳迹然告朔餼羊不當遽去也茲編綜核始末故比前志加詳

一張志有事紀上述唐虞下逮崇禎之季周志彭志無之而別載祥異一門竊以爲莞地雖屬南交然三代以前荒邈無紀茲依阮通志例爲前事略始自漢元封元年至宣統三年止而以祥異併入之惟阮不載 國朝事以事在 國史而又首錄 訓典故

闕之也番禺志變通阮例事兼 國朝不冠 訓典謂通志

府志已詳茲本其例而仍錄 訓典之有關吾邑治安者入

之前事中使邑人士知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之久皆 列聖

所貽亦詩人彼美西方之旨也

一周志古蹟寺觀坊牌邱墓分四門彭志因之阮通志則以城址署宅塚墓寺觀統歸古蹟略茲從其例城址曰城寨署宅則分爲二署曰官署宅則更其名曰前賢遺址以宅多圯廢且爲亭爲臺爲

社爲塔不可以宅統之也其坊牌大都前代所立故亦入之古蹟中

一舊志於職官選舉俱不作表但以年代先後分行書之而已茲依阮通志例改列爲表而補其所未備惟近日學堂奏獎及仕宦封贈蔭襲等無從列表故仍舊志書之

一張志名宦傳載太守陳伯紹孫場二人而南海衛等武職則略載其事實於題名中周志因之彭志名宦傳惟載知縣以下諸文職餘悉削之非也茲改爲宦績略分文職武職二門且博考史乘諸書補前志所未備嘉慶而後虎門一寨由總兵改設提督武職諸人勲烈尤夥并搜其卓著者續載焉

一舊志載流寓三人彭志謂東坡未嘗至莞海市詩作於登州不可誤爲靖康石衲於戍所遇督師弟無迂道至莞之事羅通則應入職官其說甚辨然東坡至莞見諸張志石衲至莞見諸周志所紀

甚明此皆故老傳聞實非附會彭但據東坡集石衲剖肝錄爲言近於臆斷且唐之韓子宋之二程子張子並皆至莞不特東坡茲於宦績後仍別爲寓賢略計自唐至國朝凡得四十餘人至羅通彭志無傳豈亦以謫宦與居官不倫耶若國朝尙平南則爲藩王林文忠彭剛直則爲欽差大臣亦非職官比茲並入之寓賢中以志景仰

一張志人物分臣軌四科曰鴻功曰康濟曰清正曰忠烈儒軌七科曰理學曰士躅曰孝友曰志俠曰德義曰隱逸曰流寓廣錄四科曰宦達曰詞翰曰與善曰方技周志人物則分勳爵卿貳臺諫郎官監司郡守州縣教職忠烈孝友理學儒行文苑義俠卓士隱逸一行方技十八門彭志謂孝友忠烈儒林文苑分傳國史之體也邑志則臚舉鄉賢以備采擇不能不寬爲收若以一邑之產擬一代之人體例既所未安區分何能悉協其說當矣然其志乃有正